

绿孔雀的天空

王剑冰



逐梦

哀牢山。
过了蚕豆田。过了中树尾。过了千海子。过了黄草岭。过了花箐。
山路弯弯,盘桓的山路就像一条拉锁,把崇山峻岭一点点打开。
翻过爱尼山,翻过苏家山,翻过独田山,翻过鹅头山,翻过老虎山……我在其中艰难穿行,为的是去看绿孔雀,东方的绿孔雀,世界稀有的绿孔雀。
一提“孔雀”,人们便容易以为是动物园中常见的蓝孔雀的样貌,殊不知蓝孔雀是引为观赏的外来物种。绿孔雀是中国的本土原生孔雀,多为野生,很难饲养,多栖息在这苍莽深邃的哀牢山中。

从古至今,绿孔雀都是美丽、吉祥、幸福的象征,它那高雅的体态、美丽的羽毛、优美的舞姿,格外惹人喜爱。
已经是哀牢山的深处,我们的车子从楚雄市出发,已经在大山中盘绕了大半天。无数道岭,无数座山,似乎永远也翻不完。哀牢山,实在是太大,太深。然而绿孔雀,就是喜欢待在这少有人打搅的地方。

在野外亲眼看见绿孔雀十分不易。绿孔雀体型比常见的蓝孔雀大许多,羽毛为翠绿色。雌孔雀有簇状羽冠,脖子上的鳞片,金子般闪烁,所以当地也叫它“金孔雀”。

车子在又一座大山间盘旋,下面深谷里有一条水流,当地叫绿汁江。绿色的汁液汇成了一泓水,这水该是多么绿,多么清。

绿孔雀着实会选地方,它们也是走南闯北,挑来挑去,最后选定在这一带落脚,繁衍生息。现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,对绿孔雀也是格外在意。

孔雀体型大,加之它漂亮而醒目的羽毛,很容易成为猎捕对象。而且绿孔雀喜欢栖息在耕地附近,结伴去地里觅食,它们偏爱农家种的豌豆和稻谷。早年间,农家播种前会用农药浸泡种子,绿孔雀误食后就会遭殃。

农家还有一个习惯,就是将牛羊散放在山林里,让它们随意觅食。而山林中会生活着一些绿孔雀。农人为了赶回牛羊,会大声吆喝,四处搜寻,这就会对绿孔雀造成惊扰。后来,农家对山林有了承包,绿孔雀的生存环境更加萎缩。

20世纪60年代前,绿孔雀在云南数量较多。到了1995年,云南全省的绿孔雀只有千只左右。再到2014年,绿孔雀分布区域已经很少。据推算,当时全国的绿孔雀数量,不超过五百只。多么令人担忧,从远古飞来的中国特有的绿孔雀,就要在我们眼前永远消失了吗?问谁,都不会答应。

各种声音紧急呼吁:不尽快采取保护措施,十年内,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灭绝!早在1988年,绿孔雀就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2013年,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。2017年,云南省又将绿孔雀列为极危物种。

双柏县是绿孔雀的聚集地。当地为保护绿孔雀,建立了绿孔雀自然保护区,并不断扩大保护区面积和范围,加强对绿孔雀的巡护监测,严厉打击危害绿孔雀的违法行为。根据绿孔雀的生活习性,在保护区内还建设有水源点、投食地,解决干枯季节绿孔雀的饮水、觅食问题。

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终于得到有效保护,数量明显增长,是云南省乃至全国野生绿孔雀种群密度最大、分布数量最集中的区域。据了解,目前云南全省的野生绿孔雀有五百五十多只,而双柏县境内,就有两百多只。

车子还在向哀牢山腹地前行。终于

从低谷盘上了又一座山峰,到达一个名为孔雀岭的地方。站在山巅看对面的山,能看到很远,视野里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峦。
陪同的双柏县工作人员张正丽说,她曾经在这里看到过绿孔雀。她说,自己常年在城里工作,偶尔回来一次,睡不着了,开门出来看到了绿孔雀,当时就好像是做了一个梦。好半天了,还在想着那几丛活动的绿色,那份惊喜和惊艳让她兴奋地逢人便讲。

我就越发想知道,双柏县的人们对绿孔雀是多么上心。
我们来到坐落于山巅的小村。村子不大,建得整齐干净。问了才知道,是后来的迁居房,集中起来居住,改善了居住条件,也给绿孔雀留下了更多的活动空间。

我说孔雀岭这个名字好,村委员会主任说这里原来叫大岭岗,由于这一带有了绿孔雀,又在一个制高点上,就改成了孔雀岭。

顺着村中的小路往前走,一个小女孩骑着童车过来。
问她可知道绿孔雀?她说当然知道啦,我还听到过绿孔雀呢。啊,那一定是醒来得很早,因为绿孔雀每天都会早早起来,在树林子里玩耍。那绿孔雀怎么叫呀?女孩说,就像是小妹妹在叫喊。

女孩说,妈妈说绿孔雀是他们的好朋友,大家在一个山上住着,所以绿孔雀来的时候,就会向朋友们发出问候。女孩还说,老师说了,绿孔雀是镇子最稀有的鸟儿,我们大家都要好好保护。学校的宣传栏里有绿孔雀的照片,同学们都知道绿孔雀是我们镇子的光荣。
告别了孔雀岭,我们继续赶路。我们要赶到绿孔雀栖息的中心地带。

四

终于赶到了龙树村。龙树村紧挨着恐龙河自然保护区。

恐龙河自然保护区是2003年建立的,主要保护对象是绿孔雀,还包括黑颈长尾雉、滇南苏铁等濒危野生动植物。2020年保护区再次扩展,面积由一万多公顷扩展到一万七千多公顷。同时成立了自然保护区管护局,加大了绿孔雀保护的投入力度,不仅有专业人员,还聘请了一百多名群众为绿孔雀监测员和生态保护员。

我在街头随便问一个当地人,知不知道绿孔雀?

怎么能不知道呢?到处都是绿孔雀的宣传,节日里还有关于绿孔雀的表演。村党总支书记叫王庆英,她裹着一身迷彩服,穿着绿胶鞋。王庆英说,随时都要到山里去,穿这身方便。龙树村村委会管辖着多个散落在山里的小自然村,因为是绿孔雀栖息地,工作上也会格外在意。譬如加强宣传,使人们有爱鸟护鸟的自觉意识,还有就是培训和引导保护区周边的群众发展绿色农业,减少农药施用量,消除绿孔雀误食中毒的事件。王庆英说,现在好多了,对绿孔雀的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。

院子里来了几位身穿迷彩服的人,两位村干部下乡回来了,还有三位是监测员和护林员。

先问六十岁的朱学才,在护林时可曾见到过绿孔雀?朱学才很健谈,一听绿孔雀眼睛就亮了。他连声说见过、见过,接着说了一连串的地名。

问起绿孔雀的模样,朱学才找了一根树枝在地上画,三两下就画出了一个绿孔雀的形态。绿孔雀到底有多大?差不多有十斤重,雌孔雀可以长到三米长,光是尾羽就有一米五。

五十多岁的李云才,是附近的麦地村人。说到绿孔雀,他说在龙树山等山上见到过。

我们开始行动,跟随李云才进入恐龙河自然保护区,去看绿孔雀。

山间的小路很窄,李云才骑着摩托车在小路上盘绕,我们的车子跟着他,无数转弯,无数攀升与下降。

终于停下。下面是很陡的陡坡。而后弃车而行,漫漫长路,陡陡山谷,不知要走多远。

走起来才知道,那根本就不是走,而是与走较劲,让整个身体后仰,脚尖抓地,以尽量减轻惯性的俯冲。山林里密不透风,浑身汗水蒸腾,我们一个个狼狈不堪,而护林员还在前面疾走。

渐渐地,坡度变缓,再往前走,出现了较为平展的山地,树木也稀疏起来。李云才说,绿孔雀喜欢在林中空旷的开阔地或河岸边活动,它们不喜欢过于浓密的雨林。

看到李云才小心翼翼的样子,我们感觉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他不断地摆着手,意思是步子再小一些,再小一些,不要弄出大的声音。

能听到风吹过灌木的声音,听到喜鹊的歌唱,不知名的鸟儿在身边划过,神秘的哀牢山依然神秘。

好像越来越接近目标了。李云才已经把腰弯下来了。转过最后一片小树丛,荒草淹没的视线里,终于出现了一片开阔地。开阔地上一个水塘,水塘里清水涟涟,一些稀疏的长草,轻轻摇动。水塘边有一片沙池,是人工搭建的,以便绿孔雀洗浴。大家蹲在原地四处望着,并没有绿孔雀的身影。

李云才又往前走了,他的脚步依然小心翼翼。难道绿孔雀在这里喝饱了水,又痛快地洗了沙浴,到前面的林子里散步去了?大家继续跟着走,走到一棵树下,李云才站住了,原来这里挂着一个红外线监测仪。

李云才打开手机,按了几下,屏幕上立刻出现了绿孔雀的身影,一只,两只,三只,一共四只。是一只雄孔雀领着三只雌孔雀光顾了这里。它们有的在池塘边喝水,有的在啄食,有的在洗沙浴。是什么时候拍下的?时间显示在半个小时之前。

五

李云才的神情不免有些遗憾。李云才告诉我们,绿孔雀多成群活动,由一只雄孔雀和数只雌孔雀组成小团体,有时也会见到单只或成对的活动。绿孔雀善于行走,步履轻盈。如果遇到危险便大步疾驰,速度较快。

李云才说,绿孔雀早晨和下午活动较多,中午多上树或在林中阴凉处休息,晚上就栖息于树上。它们十分机警,活动时时时不时抬头观望周围动静,如果发现有人,会上去逃跑,如果想追过去看看,它们便鼓起翅膀奋力向远处飞。

说到巡护,李云才说,现在保护区一般是进不来的,都有关口,但也要防止有人偷猎偷捕,还要防止引发火灾。发现了外人,首先要跟他们要打火机,杜绝了火源再问他们进来的目的。另外,巡护员的重要职责就是不断地到处行走,及时发现情况,及时补救。

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,我还认识了一位女巡护员,叫王晓燕。她从小就在山林中放牛放羊,熟悉这里的一切,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绿孔雀到这里栖息繁衍。2018年,自然保护区招聘监测员,王晓燕主动报名,成了一名巡护监测员。

一开始,家人和村里人都觉得她只是一时冲动,坚持不了多久。山林中那么多野物,那么多不确定因素,多危险呀!可王晓燕铁了心,就要参与到守护绿孔雀、守护美丽生态的队伍中。她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险,她遇到过蛇,遇到过野猪。时间长了,也就习惯了,小心点就是了。一个女子在山林里穿来穿去,比起那些男巡护员,更加不容易,而这不容易,不也坚持下来了吗?并且已经坚持

了五个年头。

巡山、记录、监测、护林、宣传、调查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王晓燕体验到了大山中的孤独和艰辛,也体验到了看到绿孔雀的欣慰与快乐。

除了日常巡护,王晓燕还有一项工作,那就是要对老石羊片区十多台红外线监测仪进行管理和运维,再加上整个保护区一百余台红外线监测仪每月一次的信息收集整理。

王晓燕说,一切为了这美丽的精灵,只要能多一只,就是十分让人高兴的事。你想啊,在我们的保护下,绿孔雀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地定居下来,数量渐渐增多,不就说明这里的老百姓和绿孔雀融为一体了吗?

在一次巡护时,王晓燕捡到了一根孔雀翎,她知道绿孔雀又一次换装,也就又平安地长大了一岁。她小心翼翼地捡起来。这么多年,已经跟绿孔雀有了感情,有时候外出几天就想回去,她是想绿孔雀了。

2022年1月,双柏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,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自然保护区和绿孔雀的情况。作为县人大代表,王晓燕对绿孔雀如数家珍,很多信息全都在她心里装着。

六

早晨的林子沾了太多的露水。每只绿孔雀都像是一首诗,一首如纯粹的翡翠般的诗。你看,它轻轻地提着自己的裙裾,小心地走过松软的土地。它们打闹,你我来往地追逐,羽翎发亮。

绿孔雀有很多玩伴,它们和红原鸡、猕猴、赤鹿、白鹇、豹猫、管鸡和野猪都能和平相处。绿孔雀和大多数禽类一样,喜欢吃蘑菇、草籽和幼树的枝叶、芽苞,也吃蟋蟀、蛾子、白蚁、蚯蚓和蜥蜴。

绿孔雀是跳高健将,一只绿孔雀突然跳起,它捉住了一只草螟。从地上腾起的一瞬,身上的青苔和草丝纷纷下落。

双柏的大山中,绿孔雀正式进入了繁殖期。雄孔雀整装上阵,一席长长的尾羽十分耀目,如果扬起来,就是世上绝美的扇屏。它的翎尾光艳无比,翠绿带着金黄与绀红,一排眼状斑纹同时闪动。

4月,雌孔雀进入孵化期。一个月以后,刚出生的小孔雀开始摇摇晃晃地跟着妈妈认识世界。黄喉貂是孔雀的天敌,还有老鹰,同样很危险。刚刚生下的小孔雀,更加脆弱,更容易遭到伤害。尽管孔雀妈妈精心陪伴,但还是会发生各种情况,孔雀妈妈身边最后能剩下一两只小孔雀已属不易。也就是说,绿孔雀的成活率非常低,因此弥足珍贵。

哀牢山人一直都想打造这样一个乐园,让绿孔雀永远在这里繁衍生息,快乐成长。

近年,楚雄州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、西南林业大学、云南大学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等单位合作,建立了一系列绿孔雀科研基地、野外观测站和教育实习基地。

彩云之南,楚雄双柏,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绿孔雀来做客,让哀牢山成为它们的永久栖息地。

飘渺的云在一丛丛的林木间缠绕,在傍晚火红的天空缭绕。总觉得有一种气息,在高远的天空流淌。哀牢山,云雾缭绕的地方,绿孔雀出没的地方。

图①为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。
图②为双柏县乡镇风光。
以上图片均为颜谦摄
制图:张丹峰



古城水韵寄乡情

潘若松

郛城,鲁西南一座穿越千年时光的小城,对我来说,是根脉所在、牵系一生的地方。人到中年,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与家乡难以割舍的情缘。

我出生的村庄距离县城十多公里。小时候,进城是我和伙伴们最盼望的事,无论谁跟随大人到城里走上一遭,回来都会炫耀好长时间。年岁既长,眼界宽了,能耐大了,大伙儿都学会了骑自行车,因此常常一起结伴进城。每次除了街头游览,留恋乡间没有的风景,还会抓住难得的解馋机会。色泽金黄、外焦里嫩的壮馍,散发着特殊焦糊香味的糊粥,咸香可口、味道醇厚的驴肉……都是郛城的特色美食,让人味蕾激荡,齿颊留香。

当时的郛城,除了影剧院、百货楼之外,最具特色的建筑当数“唐塔”,那是小城的制高点。可惜当时唐塔矗立在一片浑浊的浅水里,塔顶坍塌,塔身残破,唯有云燕环绕飞翔。城东郊的宋金河是每次进城、出城的必经之地,也是我们欢乐嬉戏的好场所。夏天,河水清澈,水草丰茂,大伙儿总要撸下水子下水畅游一番,二三百米宽的河面,用不了几个猛子就能到达对岸;冬天,寒风凛冽,河流封冻,水面成了天然滑冰场,欢声笑语溢满了河滩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学到的知识渐多,特别是读了《水浒传》,我才恍然大悟,脚下的土地原来竟有这么多的故事。小城自春秋时期鲁公四年就已筑城得名,有着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,而作为水浒故事的重要发生地,郛城素有“水浒一百零八将,七十二名在郛城”之说。

真正融入小城,是在我从中学校考上郛城一中之后。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又新又气派,尽管只有五层,与周边低矮的平房相比,仍显得高大雄伟、窗明几净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的设施依旧简陋,学校只有伙房没有餐厅,每到开饭时间学生们蹲在地上露天吃饭的场景,至今仍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周末或课余时间,我常和三两同学在街头巷尾漫步,北门街、魁星巷、李氏祠堂、刁家祠堂、夏公馆……从青砖灰瓦、飞檐翘角和斑驳的光影里探寻岁月的足迹,也激荡着少年满满的好奇心与强烈的求知欲望。

那是我们青春岁月里的快乐时光,改革开放已然春风浩荡,搭上时代快车的小城与我们一起成长,让人时时感受到它日新月异的变化。高中几年的生活,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,也爱上了这座城。随后升学工作,尽管走出了郛城,但我对家乡并没有日渐疏离,反而更感亲近。

有几年,退休的父亲不愿赋闲在家,就在我的母校郛城一中当了校工,从事后勤、保洁等杂务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会专程看望他,同时也直接见证了母校和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。学校新建的办公楼、实验楼、艺术楼、宿舍楼、图书馆等陆续拔地而起,近年还新建了更加优美的南校区。学生餐厅更是宽敞明亮、整洁卫生,看着学子们不再遭受露天就餐之苦,羡慕之余,我更多

作为郛城老乡,我被拉进当地的“郛城摄影交流群”和“郛城文学”两个微信群里。群内气氛格外活跃,志趣相投的群友们每天交流着信息,传递着温情。欣赏着记录家乡巨变的照片、视频和文字,我得以时时见证这座千年古城焕发着的绚丽光彩,仿佛我从来没有远离这座城。



大地